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四回 伸己忿電打御院 雪父讎血濺花樓

詞曰：樓臺歌管傳佳景，夜沉沉，宮幃冷。月明樓烏數移柯，祇爲劍光飛挺。風雲怎遂，冰雹齊施，君恨堪能盡。披星戴月宵旰影，龍潛迷鱗暝。氣沖牛斗鬼神愁，暗征袍，猩紅錦。日暮途窮，奔離鄉井，羨殺他本領。

右調《御街行》

話說趙匡胤張光遠羅彥威三人，在玩花樓上與那二十多名軍士爭持，彼此混打了一回，祇打得虎賁軍力盡筋酥，身癱氣喘，發一聲喊，各各自尋走路，都往樓下逃奔性命去了。

張光遠道：「大哥，我們既已得勝，趁早去罷。再若延挨，倘或他們報知了五城兵馬司，引軍前來，那時寡不敵眾，你我就不能脫身了。」匡胤道：「二位賢弟，怕他則甚，他今不來便罷，若引軍馬來時，俺便索性攪亂一場，教他整頓而來，虧敗而去，纔見愚兄的本領。」說罷，當先下樓，舉動了短棍，往外打將出去，把院內兩邊栽種的奇花異卉，任情亂打，直打得水流花謝，月缺星殘。

早有虎賁軍報知了五城兵馬司，頃刻間點齊了弓兵箭手，飛奔前來，把御勾欄圍得水泄不通，齊聲吶喊。三人雖然勇猛，一來尚有些須酒意，二來招架眾人，力氣已都疲乏，此時指望闖出重圍，怎當那生力軍兵，一以當十，勇力異常，焉能得脫。張光遠埋怨道：「大哥不聽我言，如今可也走不脫身了，奈何，奈何。」匡胤聽言，心中怒發，怨氣直沖，早把頂門迸開，透出一條赤鬚火龍，半雲半霧的，在空中張牙舞爪。自古虎嘯風生，龍行雨降。那匡胤原神出現之時，祇聽得一聲霹靂，霎時間天昏地暗，走石飛沙，但見風狂雨驟，電閃雷鳴。忽又一聲霹靂，降下一陣冰雹下來，如碗大的一般，望著兵馬打去，唬得他棄弓丟箭，抱頭鼠竄，那裏還顧拿人，祇圖保全性命。匡胤等三人，舉動棍棒，乘勢闖出勾欄，各自回家去了。正是：

鯨魚脫卻金鈎釣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那勾欄院被這一陣冰雹，打得軍兵四分五落，各自躲藏。約過片時，天晴雨收，日色重光。眾軍伸頭縮腦，慢慢的走將出來，聚在一處，個個咬指吐舌道：「從來不曾見的這樣大冰雹，真是亙古奇聞，利害不過。」有的說打壞了頭角，面目青紅，有的說損傷了身軀，肩背疼痛。復又將息了片時，各人強打精神，走往院中，周圍尋覓一遭，卻已不見了關院的三位英雄。再看那院中的景致，已是揉爛滿地，破壞不堪。眾人無法奈何，祇好嘆嗟而已。此時天色將晚，各自散去。那管院的太監，心燎意急，一籌莫展，祇得請了五城兵馬司到來，與同眾女樂，一齊畫策。商議了多時，方纔定個朦朧啟奏，指鹿為馬的故事，希圖了事而已，不可說是醉漢相打，撒潑行凶，祇將眼前的冰雹，屈他做個興災作禍的凶身，打壞了御院的花卉，庶幾權宜妥當，各免干係。這也是歷朝以來，權臣宦豎，委曲塞責之道，類多如此，不足厚望，所患當代人君，一無明斷，不能燭照為悲耳。彼時商議已定，連夜赴朝啟奏。不提。

再說匡胤回到家中，拜見父母道：「不孝孩兒，久離膝下，有乖定省，負罪良多，望二親鑒此王章，恕兒不孝之罪。」趙弘殷見了，雖然不喜，然天性至親，情關榮辱，未免動了憐憫之心，念了親切之誼，心意轉憂為喜，破怒為歡，叫道：「我兒，你怎麼年限未滿，就得回來？」匡胤道：「兒蒙寶世兄看父親金面，限雖未滿，預放還家。現有文憑，須行發遣。」說罷，就將批文呈上，又把問安書札遞與弘殷。看畢，趙弘殷便將限滿批文，即著家人速往府中遞訖。當有杜夫人叫道：「我兒，你自今以後，須要改過自新，與父母爭些光彩，切不可仍其舊性，亂做胡行，使我二人擔驚受唬，你須刻刻存心，時時省察，便是你的孝道充全了。」匡胤唯唯拜受。

正說間，祇見趙弘殷立起身來道：「我到書房裏走走。」纔得舉步，忽然攢眉皺目，呀的一聲，往後一閃，幾乎跌倒在地。杜夫人見了，急命安童上前，扶進書房安置。那趙弘殷一步一拐，閃閃蹉蹉的進了書房。匡胤看見，心下疑惑，問道：「母親，孩兒久離膝下，不知父親有何病恙，如此身體不安？」夫人欲要直說，恐怕匡胤性烈，又要去闖事生非，祇得模糊答應道：「你父親也沒有甚麼病症，祇因昨日上朝，偶爾馬失前蹄，跌了一交，傷了腿足，故此行走不便，諒也無妨。」匡胤聽說，也就不敢再問，那心下疑惑，終覺不釋。忽聽夫人分付道：「我兒，你路上辛苦，快去安息罷。」

匡胤聽言，即時來到房中，與賀金蟬相見。彼此問安已畢，坐在椅上，想著父親的緣故，不知就裏，一時推詳不出，便問金蟬道：「娘子，我父親所患何症，從幾時起的，方纔這等光景，行走不便。你可實對我說，我便去請醫調治。」這賀金蟬乃是年幼之人，說話不知遮掩，便直說道：「公公向來安寧，何曾有病，祇因那南唐國主進奉的一班女樂，獻與當今，誰知皇上受了，終日飲酒取樂，不理朝綱，耗費斗金，民窮財盡。因此公公上本諫阻，要他拆毀勾欄，發還女樂，親賢遠佞，勤政愛民。不道皇上觀本大怒，要將公公問罪，虧了眾臣解勸，祇打了四十御棍，因此兩腿酸痛，步履難移。」匡胤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暗自付道：「早知我父親受了這遭屈氣，方纔在玩花樓，已把這班賤婢結果多時了。如今想將起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等待夜靜更深，再到勾欄院去走一遭。天幸的撞著昏君，一齊了命，撞不著時，先把這班女樂結果了他，且與我父親出氣。」主意已定，將身倒在床上，和衣假睡。賀金蟬見丈夫睡了，不敢驚動，也便和衣而睡。

匡胤歇了一回，側耳聽那金蟬，已是呼呼睡著。即時輕輕爬起，往壁上取了一口寶劍，挂在衣服裏面。出了房門，從後園越牆而走。到了長街，乘著月色，來到勾欄院前。此時約莫有二更天氣，舉眼一看，祇見重門緊閉，四顧寂然。側身往西首一望，看見一帶紅牆，卻喜不甚多高，那牆外廣有樹木，參差不齊。匡胤將手攀著樹枝，溜將上去，立在牆上，望內一看，乃是一塊空地。將身跳了下去，往裏竟走，又是一重儀門。卻見兩個小虎賁軍，提著燈籠，出來巡視。匡胤輕輕趕上幾步，拔劍在手，一劍一個，砍倒在地。挨著門旁，見有一株絕大楊樹，溜上樹枝，跳進了儀門，輕步潛蹤，往裏直走。聽得兩廊一帶廂房，俱是虎賁軍居住，個個關門閉戶，鼻息如雷。匡胤想道：「我若先殺了這班軍士，猶恐誤了工夫，祇得饒放了他，再做理會。」當時順著兩廊，又跳過了一重花牆，便是那座御花園了。回視月光之下，照見殘花滿地，敗葉零星。邁步趨前，望內一認，見那後面屋角凌雲，巍然高聳，卻就是那座玩花樓。即便悄悄走上，左右觀看，祇見樓後又接連一座高樓，原來就是那一十八口女樂的臥房。

匡胤窺將過去，早見透出燈光，打從門縫裏一看，祇見眾女樂正在那裏指手劃腳的說道：「今日這三個後生，好不利害，把我們打得恁的光景，實可痛恨。」那一個道：「打壞了人，還算小事，祇恨他把御花園攪亂得這般，甚是難堪。偏偏天又下起大冰雹來，便宜他逃走了去。雖然啟奏聖上，祇說冰雹打壞的，祇是我們不甘伏他，就要私下去捉，又是沒名沒姓的，那裏拿他？」又一個道：「依我看來，極是容易。那龍座上坐的紅臉後生，我曾聽得人說，雙龍巷內趙指揮的兒子，正是這等形象，他專一生事闖禍，慣打不平。前日趙指揮上本，要拆毀勾欄，將我們還國。聖上大怒，把他打了四十御棍，或者懷恨在心，叫他兒子前來報讎，也未可知。我們為今之計，也不必聲張洩漏，祇消商議一個計策出來，靜悄悄去騙他進來，將他了命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可不好麼？」匡胤在外聽到這句，心中頓時怒發，火氣直沖，大喝一聲道：「賊賤婢！你們在此打算老爺麼？」一腳把門踢開，手執寶劍，往裏就闖。眾女樂抬頭一看，唬得面色如灰，汗流浹背，沒處躲藏，一齊發抖，祇得跪下磕頭，求饒性命。匡胤那肯容情，手起劍落，盡都砍了。可憐一十八名女樂，都作無頭之鬼。有詩為證：

欲圖密計害真龍，誰料無常頃刻從。

千載花樓猶腥氣，應教御院絕姣容。

匡胤既殺女樂，心下思想道：「我雖然一時報讎的心盛，殺了這班女樂，其實這禍惹得不小。況且白日裏大鬧了一番，五城兵馬前來拿捉，幸虧上天庇佑，纔得脫身。難道沒有認得我的，常言道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，萬一當今知道，畫影圖形，將我拿住，

豈不枉送性命。我如今且瞞了父母，逃往母舅杜思雄處，躲避一年半載，待等事情停罷，然後出來。況他執掌兵權，威鎮關西，住在那裏，庶幾無事。」想定主意，抽身下樓，依舊照著來路，越牆而出。出了勾欄院，來到自己後門，越牆而進。進了後花園，悄悄回到房中，聽得賀金蟬尚是沉沉而睡。遂將血衣脫下藏好，帶了一頂鷹翎大帽，換了一件可體輕衣，束上鸞帶，取了幾兩盤費，挂上寶劍，背個小小行囊，拿了一條蟠龍棍，充做那參軍的模樣，依舊越牆出了後花園。聽那譙樓已敲五鼓，即忙舉步，奔走如飛，竟望關西去了。正是：

兩手劈開生死路，一身跳出是非門。

匡胤逃往關西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勾欄院當差的一千人眾，天明起來，要往裏邊打掃。到了二門上，見那殺死的兩個虎賁軍，唬得目瞪口呆，沒做理會，即忙報知了掌院太監。太監驗明尸首，帶了虎賁軍上樓，那樓上隻影全無，聲聞寂靜，眾人心下大疑。舉眼往後樓一望，見是房門大開，絕無人影。直近一瞧，祇見那些女樂，東倒西歪，身首異處，滿樓血水堆積，腥羶直衝。眾人唬得魂飛魄散，驚得似雷震一般，委的非同小可，好似：

頭搵三江水，腳踏五湖潮。

黃河塌兩岸，華岳倒三峰。

當下掌院太監連忙下樓，飛馬進朝，奏知隱帝。那隱帝頓足捶胸，傷悼不止，就像真的失了無價至寶，掌上珍珠，登時傳旨，埋葬了女樂尸首。又差五城兵馬，將八門緊閉，沿門搜檢，逐戶挨查。但有隱匿凶犯者，九族全誅，拿住凶徒者，千金重賞。這旨意一出，哄動了夷梁城中，軍民人等，家家戶戶，無不驚慌。

那趙弘殷這日清早起來，閑暇無事，遂叫丫鬟往內房請公子出來，有話問他。丫鬟來至後邊道：「請公子出去，老爺有話講。」賀金蟬道：「你等快去通報，不知公子為著何事，今早五更時不見了。」丫鬟又到前後找尋，並無蹤跡，祇得出來回復了趙弘殷。忽有報文送進來，道：「昨夜御勾欄內一十八名女樂，不知被何人殺死。今皇上著五城兵馬司挨門查緝，不許隱匿，為此相傳。」弘殷看畢，便將傳報發了出去。心中疑惑道：「這件事情，實為奇異，我想女樂被殺，畜生潛跡，同為昨夜之事，莫非又是他幹的不成？」遂叫夫人道：「你可到媳婦房中，細細問個端的，這畜生不知何故，倏然不見。」夫人依言，來到後房，便問金蟬道：「你丈夫進房，可曾告訴他甚麼來？」金蟬道：「他一到房中，就問公公的病症，媳婦不敢隱瞞，將屈受御棍的事情，告訴一遍。五更時分，媳婦醒來，丈夫蹤跡全無，不知去向。」夫人聽了這些言語，暗暗吃驚，出來與弘殷說知。祇唬得弘殷面目失色，叫苦連天，說道：「這等看將起來，準是畜生做的了，不知逃往何方，走得脫還好，走不脫拿住了，不但這畜生性命難保，你我全家定遭屠戮。」夫人聽言，苦痛鑽心，眼中淚出，哽哽咽咽，哭將起來。弘殷喝住道：「這樣不肖，惹此滅門之禍，你還要哭他怎麼，快些住口，倘然走漏風聲，不當穩便。」杜夫人聞言，祇得住了。正是：

骨肉情深安忍釋，強開笑貌換愁容。

再說匡胤逃出汴梁城，電閃星飛，梭行箭走，望著關西大路而來。一路上自嗟自嘆，冷落孤凄。正行之間，祇見前面一座高山，十分險阻。但見：

山連斗柄，嶺接雲霄。山連斗柄，千年翠柏透青霞。嶺接雲霄，萬載蒼松沖碧漢。危林岩壁，深澗高崗。危林岩壁似爪牙，深澗高崗藏虎豹。四時不斷青雲草，野鳥難飛過黑林。

匡胤看那山勢，果然高峻倍常，玲瓏異樣。又往山腳下一看，祇見立著一座石碑，上面鐫著昆明山三個大字，兩邊又有兩行小字，刻得分明道：

有人打我山前過，十個馱子留九個。

若還不送買路錢，一刀一個草裏臥。

匡胤看罷，道：「原來此地有剪徑強人，往來行劫。須要預為防備，庶可無事。」說未了，祇聽得山頂上一聲鑼響，閃出一個大王，匹馬飛奔下山，後面跟了四五十個嘍囉，搖旗吶喊。匡胤不慌不忙，倒後退走幾步，揀了一塊平坦之地，站住了腳，執定蟠龍棍等著。舉眼看那大王怎生打扮：

金鳳盔分八瓣，黃金甲鎖連環。大紅袍上染猩猩，勒甲絲蠻寶帶。袋內弓彎龍角，壺中箭插雕翎。坐下良調棗騮駒，手執鋼刀閃閃。

那大王下了山坡，一馬當先，大喝道：「紅臉的漢子，快快留下買路錢，放你過去，若道半個不字，叫你立見喪亡。」趙匡胤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這毛賊，連那眼珠兒都不生的，枉自在此胡為亂做。俺卻不是行商坐賈，又不是滿載榮歸，那有銀錢賞你，想是你終日打劫，擾害人民，今日惡貫滿盈，遇著了老爺，祇怕你死期已至。若要保全性命，快把自己綁縛了，過來請罪，獻上盤纏，俺便饒你，倘若執迷不悟，叫你頃刻嗚呼。」那大王聽言，氣得心中火發，口內生煙，叫聲：「好惱，你這小子，諒有多大本領，擅敢出口大言。」說罷，拍開了戰馬，掄刀照面砍來。匡胤使動了蟠龍棍，當頭架住。步馬相交，刀棍並舉，真個一場好戰。但見：

一個掄刀當頭便砍，一個提棍照頂相迎。一個馬上施展，一個地下奮武。山王如猛虎撲人，刀刀祇望前心劈。真主似神龍抓水，棍棍都排後背敲。昆明山上有名的剪徑強人，怎許滅一毫的銳氣，汴梁城中遍聞的招災太歲，那肯輸半點便宜。刀棍交加幾十合，勝負須教頃刻分。

趙匡胤這條棍，果然神出鬼沒，變化騰挪。當時戰有五十餘合，早把那大王殺得祇有招架之功，更無還兵之力，看看要敗將下來。那些嘍囉飛也似跑至山上，報與二大王去了。祇因這一報，有分教——兩次龍飛，巨寇翻成心膂助。一朝萍遇，階俘巧作唱隨風。正是：

不經大敵分高下，怎得行蹤有潛藏。

要知匡胤怎的過去，且看下回便知。